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 CN 65-1039/G4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智能时代传播学范式革命下的几个重要概念解析

作者: 喻国明

DOI: 10.14100/j.cnki.65-1039/g4.20250918.003

收稿日期: 2025-08-05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9-22

引用格式: 喻国明. 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智能时代传播学范式革命下的几个重要概念解析[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50918.003>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研究(十)

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

——智能时代传播学范式革命下的几个重要概念解析

喻国明^{1, 2}

(1.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 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 北京 100875)

摘要: 文本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AI)深度渗透引发的传播学范式革命——从“媒介工具论”转向“社会操作系统论”。这一根本性变革呈现五大核心逻辑: 传播边界的液态消融(技术泛在化消解时空限制)、传播主体的重心跃迁(人机协同取代人类中心)、传播动力的熵变革命(算法导致信息秩序混乱及重构)、传播语法的拓扑重构(算法中介化取代线性模型)以及传播伦理的模因进化(动态适应技术影响)。文本重点解读了这一范式下八个关键概念: 分布式认知(AI拓展人类认知带宽与框架)、空间智能(媒介升维为环境模拟器与认知接口)、空间传播范式(以空间为核心, 聚焦人机共生、空间接口与实践效果)、大模型幻觉(生成内容与指令或事实的不一致性)、数字不平等(超越接入/使用沟, 关注认知/心理资本差异)、传播调适(主流媒体在多重张力下的动态表达与结构适配策略)、具身AI(AI通过物理化身与环境交互学习执行任务)、有效加速主义与超级对齐(技术创新加速与伦理风险防控的辩证)。上述概念构成理解智能传播生态深层逻辑和解决其挑战的“理论工具箱”, 标志着传播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的系统性重构, 为学科发展与实践导航提供了关键坐标。

关键词: 传播学范式革命; 分布式认知; 空间传播范式; 数字不平等; 传播调适; 人机共生

中图分类号: G210.7;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26)01-0000-10

在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的智能社会, 传播学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革命——从传统的“媒介工具论”转向“社会操作系统论”。这一革命不仅是传播学理论层面的重构, 而且是传播实践的系统性变革, 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传播边界的液态消融、传播主体的重心跃迁、传播动力的熵变革命、传播语法的拓扑重构以及传播伦理的模因进化。新理论概念作为学术“抓手”, 是把握这一变革的逻辑标志点, 每个概念都标志着新领域的开拓和生态转折。因此, 解读智能时代的最新概念术语对理解传播生态的深层状态具有基石意义。

一、传播学的范式革命: 从“媒介工具论”到“社会操作系统论”

(一) 传播边界的液态消融源于媒介技术泛在化
传统传播边界(例如, 时空限制、视野和作用边界仅局限于对内容的采集、加工、把关和分发等)在智能技术运用背景下被溶解, 媒介不再仅仅是中介工具, 而成为嵌入社会运作的操作系统。实际上, 智媒时代推动媒介化转向, 媒介摆脱了中介角色, 转向变革性的数字文明时代的社会建构, 使传播边界从固态转向液态。人工智能驱动信息传播“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演变, 大模型技术使网

收稿日期: 2025-08-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20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喻国明,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络结构向超级节点集中，进一步模糊了物理与虚拟边界。进言之，物联网技术集群将普通物体智能化和媒介化，形成“超级智能网络”，传播边界在节点互联中实现动态消融，例如，智能设备分布式连接使传播无处不在。这种消融不仅改变了信息流动方式，而且重构了社会关系，推动媒介逻辑与社会实践互嵌，使媒介化进程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重塑人们社会实践的行动场域。

（二）传播主体的重心跃迁体现为从人类中心向人机协同转型

传统传播理论以人类为唯一主体，AI 技术催生数字行动者，使传播主体性发生拓扑学嬗变。AI 的介入解构了传统理论中主客体的二元框架，算法推荐系统和神经语言模型已成为传播链延展和运维的核心。其推动主体重心从群体向个体、算法和环境协同的深刻转移。此外，生成式 AI 推动人与环境的互嵌互构，人的属性被“灰箱化”，传播主体不再是固定实体，而成为动态资源，需通过脑电技术探究人脑机制以定义“生物人”“文化人”和“数字人”。因此，AI 作为智能主体重塑传播生态，主体重心跃迁至算法与人力的协同节点，对传统传播学的人类中心主义预设产生挑战。智能节点植入传播节点后，主体性实现分布式演进，每个节点（例如，智能设备）既是媒介又是行动者，在网络化进程中，传播主体的重心跃迁至异质化个体。

（三）传播动力的熵变革命表现为信息秩序的混乱与重构

传统传播依赖线性动力，但智能技术引入熵增（无序性），例如，算法推荐导致信息过载和认知偏差。实际上，机器行为范式取代人类中心范式，算法推荐引发“信息茧房”效应，用户人为因素加剧熵变，同时，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罗生门效应”，推动舆论战向认知战转型。由此可见，智能传播颠覆了经典理论，使传播动力从可控流程转向熵增混沌，这一改变需要新的理论体系维持学术逻辑的科学轨迹。媒介逻辑的能动性重塑社会实态，传播动力在“点一线一面”实践中熵变，需通过理论工具解构媒介化层级。计算传播研究表明，大数据和算法工具驱动动力熵变，传播从大众同质化转向个体异质化，产业竞争被计算能力重构。

（四）传播语法的拓扑重构涉及规则体系呈现系统性“变形”

传统语法（例如，传播模型）在人工智能时代被算法和网络拓扑取代。传播过程中的语法逻辑正经历“算法中介化转向”，神经语言模型和技术中介正在重构传播链，传播“语法”从线性向非线性拓扑演化，例如，情绪传播机制从模仿反馈转向多维回路。智能媒体的传播范式通过计算重构语法，传播学方法从质化主观转向数据驱动，超级智能媒体加速模型思维，语法在分布式网络中拓扑重组。随着媒介的数字化系统升级引发语法逻辑的“媒介化转向”，造就了研究范式从过程关注转向系统流动性，语法规则在新的传播生态推动下得以重构。

（五）传播伦理的模因进化强调伦理规范在技术下的动态演化

传统的传播伦理总体上是静态的，但 AI 催生模因（文化基因）式扩散。生成式 AI 延伸了人类情感，但其引发的诸如深度伪造下的认知战等伦理问题，亟待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其传播的价值模因。此外，在人与环境互嵌背景下的传播伦理模因进化中，“数字遗民”边缘化问题日益凸显，伦理从固定准则向动态适应转型。

概言之，智能时代传播学的范式革命是系统性重构，新的理论概念是把握变革的关键。新概念的解读揭示了深层逻辑，对学术和实践具有关键性意义，解读这些概念有助于锚定变革逻辑，为传播学的展开和传播实践定位提供导航。

二、智能传播范式下的重要概念解读

（一）分布式认知

作为认知活动，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广泛分布在个体间、媒介工具、环境结构以及文化社会系统之中^①。在这一视角下，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典型的分布式认知技术，其通过扩展个体的认知带宽、重构认知框架，显著提升了人类处理复杂信息和完成高级认知任务的能力。具体而言，AI 不仅辅助人类调节注意力、筛选有用信息、扩展知识体系，而且在认知生产与决策过程中扮演协同角色，从而弥合信息与认知间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式认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增强”，更是认知范式的根本转变。Web2.0

^① Edwin Hutchins. *Cognition in the Wild*, New York: The MIT Press, 1995.

虽然提升了人的社会连接能力，但未触及认知底层；生成式 AI 真正实现了从“连接人”到“增强人”的跨越，使个体能够以自然语言调用人类知识总和，实现更深层次的认知外包与协同创造^①。这标志着人类智能在技术协助下迈向更加开放、协作的新阶段。

分布式认知本质上是把“脑子”摊开使用。过去的“动脑筋”强调默认把思考关在颅骨中；今天，生成式 AI 把认知拆成“外挂硬盘”。例如，过去人们写文章、查资料、做笔记、写草稿全靠自己；现在可让 DeepSeek 梳理文献、Midjourney 出配图、Notion AI 润色，人类的“思维”同时“跑”在云端、本地和算法，“分布式认知”能够将记忆、推理、决策如同乐高积木一般拼插在多个节点上。事实上，使用大模型协作既可以大幅提升思维效率，也可以有效减少人脑在思考时的认知负荷。一言以蔽之，AI 不是替人类思考，而是把人类的“思维带宽”拉成“宽带”。在某种程度上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分布式认知技术，其有助于人类在特定的交互过程中完成相应的认知任务，能够扩大人的认知带宽、构建人的认知框架，通过“智能增强”的方式辅助人类行动，弥合传统社会存在的严重信息差和认知差，进而提升人类生活的自由度和选择的经济性。

一般而言，分布式认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改变，也是对个人社会活动能力的提升。众所周知，Web2.0 使个人成为传播主体，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加丰富。虽然 Web2.0 强化了人类的协作，使人的行动更加便捷，但并未改变人的认知，为人类节省时间，拓展人类各方面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使个体通过简单的方式与公共智慧和知识相连接，并通过人机协作的形式节省时间，甚至“增强人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播的深层意义在于，其不仅赋权个体，而且赋能个体。

（二）空间智能

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指机器感知、理解并响应三维物理空间的能力，其技术基础包括

计算机视觉、三维重建、强化学习，等等^②。这一能力使媒介从信息传递工具跃升为“环境模拟器”和“认知接口”，重构了人、机与环境间的交互逻辑。空间智能的实现依赖高精传感器和实时数据处理系统，能够动态捕捉用户位置、姿态与行为，并据此构建可计算、可交互的数字界面。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不再是被动传输信道，而是主动参与认知构建的环境组件，能够融入人类的感知—行动循环^③。例如，在智能驾驶、混合现实等场景，空间智能系统不仅能够“理解”环境，而且可以预测行为、规划路径，进而将传播从“说”推向“做”，实现传播行为的物质性回归。

空间智能的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重构三维时空感知逻辑，转变媒介的本体功能。预测加工理论与空间智能的技术逻辑形成深度同构关系，即从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发展为感知能力。空间智能技术通过感知数据驱动的概率建模与动态更新机制，使媒介从“信息传输装置”转型为“环境模拟器”与“认知接口”。实际上，空间智能使媒介变成“任意门”：使 AI 在三维世界中“长眼睛、会走路”。从技术侧看，激光雷达+视觉 SLAM 将街道实时建模，汽车、无人机、AR 眼镜能够“看见”深度；从传播侧看，新闻不再是 2D 图文，而是“可走进”去的沉浸式现场。2025 年两会期间，新华社用空间智能搭建了 1:1 的人民大会堂数字孪生，观众穿戴 Vision Pro 即能“站”在代表身边。空间智能将媒介从“信息窗口”升级为“场景接口”，质言之，报纸将世界“拍扁”，空间智能将世界还原为人们可以真实感受的场景。

空间智能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媒介系统可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可认知、可计算的三维界面，根据用户姿态、位置、行为形成实时更新的动态环境界面；另一方面，这一界面分布图并非静态呈现，而是通过传感器数据与预测模型持续互动更新，从而实现“感知到建模再到行动”的认知闭环。换言之，媒介与认知系统间形成嵌套式的反馈机制，其功能不再是“传播信息”，而是“模拟环境”。媒介的本质是“认知—感知”同步的环境模

① 喻国明、苍海心、李泽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协同机制研究——基于GenAI深度嵌入人类创造性认知的逻辑解读》，《阅江学刊》，2025年第4期。

② 喻国明、李洲昊、唐思洁：《新“接口”的诞生：空间智能的社会重构、范式转型与治理逻辑》，《学术探索》，2025年第5期。

③ Andy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拟器，或将其直接纳入人类认知模型的构建过程使其成为“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一情况下，媒介不再是中性的信息管道，而成为具身认知的组成结构、动态环境的模拟器与人机预测共建的中枢系统，能够推动人类实践完成从“说”到“做”的智能升维。

（三）空间传播范式

空间传播范式（Spat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是以空间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为基础，将“空间”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单元，重点关注人、机、环境三者间的多元互动与意义共建^①。该范式突破了传统以人类为中心、以符号为载体的传播模型，将智能体视为具有感知、决策与行动能力的传播主体，推动传播学从“过程论”走向“系统论”。在这一框架下，传播媒介的功能从传递信息转向塑造空间接口与社会实践，传播效果的研究重点也从认知改变扩展至行为轨迹和社会互动模式分析^②。例如，通过智能设备与传感器，研究者可实时捕捉用户在特定空间的行为数据，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传播的实际影响。空间传播范式整合了媒介物质性、具身性与环境认知等多个前沿分支，为理解智能时代的传播机制提供了统合性理论框架。

一般而言，空间传播范式是研究“人+机器+地方”如何共同玩耍。传统的传播学侧重“人说了什么”，空间传播范式侧重“人和机器在什么样的地方一起做了什么”。在这一问题域，首先，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人，扫地机器人、外卖无人机、城市大脑（社会治理平台）等都是传播节点。其次，所有媒介（包括街灯杆、公交站、快递柜等）都是能够发送信号的“空间接口”。最后，传播效果不仅仅考察人们的态度变化，更多考察人在物理空间的脚步轨迹、停留时长、交互次数。例如，上海外滩的“光影秀”将建筑变成巨幕，观众手机中的弹幕实时投射到墙面，人、建筑、手机共同完成一次“空间级”传播。简言之，空间传播研究的是“场景”如何说话，表达了什么。“空间传播”的空间不是抽象的社会空间或某种特定场景下的空间（例如，仪式空间），而是指新技术发展使人类对传播的认知更加具体，能够关注传播活动、传播物体的

详细状况，并将这些空间因素作为更深层次理解传播的重要基石。

从传播媒介角度看，其研究重点从“符号载体”转向“空间接口”。在传统的传播研究中，媒介通常被视为传递符号信息的工具或渠道，例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早期的互联网，其物质性通常被视为次要的，其核心在于承载和传递的符号内容。空间传播范式基于计算化的现实空间，考察媒介本身承载的符号性信息、关系性信息和物质性信息。物理环境本身成为信息交互的界面、体验发生的场所以及信息流本身。这种转变意味着媒介研究要更加关注媒介的物质性、环境性以及其作为“接口”如何塑造时空体验和交互的可能性。从传播效果角度看，空间传播范式的重点在于人类实践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即由关注信息传播对个体的“认知影响”转向关注场景传播构造的“空间实践”。受限于个体物理行为衡量难度较高，传统的传播效果研究通常聚焦媒介内容对个体态度、信念、知识等认知层面的影响。空间传播范式强调传播活动在特定空间引发的具身行动、行为模式和社会互动实践。智能技术驱动的空间媒介不仅仅传递信息，还将塑造和引导用户在特定空间的行为。因此，效果评估不再局限于认知的变化，而是更多通过观察、传感器数据分析等可计算的方式，分析和把握用户在特定空间环境的实际行为轨迹、互动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传播考察重点的转向意味着传播效果研究将深入“技术—空间如何塑造行动与体验”的全新层面。综上所述，空间传播范式通过将“空间”置于核心，由此深化、重组传统传播要素，诸如物质性研究、具身研究、人机共生研究等已有深厚研究基础。空间传播范式是整合相关研究分支，从技术演变出发围绕“空间”概念构建的总体性理论框架。

（四）大模型幻觉

2015年，曾任职于OpenAI和Tesla的AI研究人员安德烈·卡帕西（Andrej Karpathy）发布博文《RNN非凡的有效性》，在讨论神经网络模型的局限性时，首次将模型生成错误或虚构内容的现象称为“幻觉”（Hallucinations）^③。2022年，ChatGPT

① 喻国明、李洲昊、唐思洁：《新“接口”的诞生：空间智能的社会重构、范式转型与治理逻辑》，《学术探索》，2025年第5期。

② James J.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③ 《“幻觉”竟是Karpathy十年前命名的？AI圈起名大师带火了多少概念》，<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399687614>。

等大语言模型普及后，“幻觉”一词得到广泛传播，成为 AI 研究的热门领域。当前，“幻觉”指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时出现与用户指令或客观事实不符的现象。大模型幻觉分为“忠实性幻觉”（违背指令）和“事实性幻觉”（违背事实）。其中，“忠实性幻觉”即答非所问，“事实性幻觉”是虚构细节。大模型本质上是基于概率的生成系统，依赖训练数据的统计规律而非真实世界的指涉逻辑，即模型靠概率猜下一个词，而非查“真值表”^①。大模型在应对未知或训练不足的情境时，会通过泛化推测填补知识空白最终偏离事实。这种现象不仅挑战 AI 生成内容的可信度，而且暴露出人工智能在认知建构与逻辑一致性方面的局限。治理“幻觉”需从数据质量、算法透明度、人机协同校验等多维度入手，加快可信 AI 系统的发展。OpenAI 尝试用“小模型监督大模型”降低幻觉率，从 24% 降至 7%^②。

（五）数字不平等

2010 年以来，学者突破传统的数字鸿沟框架，提出“数字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概念，以涵盖更广泛的数字化差异。数字不平等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数字社会中“数据—算法—算力”三位一体的结构性不平等，包括数据占有不均、算法决策歧视、平台权力支配等形态^③。在智能传播时代，数字不平等表现为个体与社会在技术接入、使用能力、认知资本与心理资源等多维度存在差距，其超越传统“数字鸿沟”侧重设备与网络接入视角，延伸至智能技术使用中的认知差异与情感体验层面。有研究表明，数智技术的不平等不仅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和经济机会，而且会加剧认知性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的阶层分化^④。因此，公共政策要从强调“接入平等”转向“能力平等”，通过数字素养教育、认知支持工具与包容性设计助力各类群体融入智能社会。

数字不平等源于技术普惠遭遇的“认知落差”。生成式 AI 的门槛不再是物理接入，而是符号解读、提问策略、批判性思维等认知能力。由此，数字不平等从“有没有”转向“想不想”“会

不会”“信不信”，呈现更加隐蔽和更深层次的“认知沟”。“认知沟”指个体在智能媒介环境中，因认知性社会资本存量与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产生的意义建构、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的分化。其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指个体通过社交网络可动员的知识资源与情感支持。高认知社会资本者更易获取“提示词社区”“AI 共创圈”蕴含隐性知识，实现技术红利最大化。主观幸福感涵盖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与心理韧性。幸福感高的群体更愿意尝试新技术，能够承受 AI 带来的职业不确定性，形成“幸福—信任—持续使用”的正循环，二者共同调节“技术输入→社会输出”过程，使数字不平等呈现“非线性放大效应”。

从发展阶段看，数字不平等是数字鸿沟在第三阶段的拓展。第一阶段“接入沟”关注互联网技术接入的差距以及个体获取网络资源的可及性；第二阶段扩展至“使用沟”，关注个体使用技术的能力和使用差异，探讨在数字环境中有效运用技术的资源和方式；第三阶段的“深层次鸿沟”导致机会和结果不平等，例如，主客观“认知沟”和“智能鸿沟”，等等。从概念变迁看，数字不平等在内涵与维度上拓展了数字鸿沟视角，重点关注人与技术的协同影响而非过度强调技术决定。同时，跳出数字鸿沟隐含的“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二元逻辑，建立了从数字包容到数字排斥的“连续统”^⑤。当前，数字不平等的研究经历了从“技术决定论”到“认知—情感协同论”的范式跃迁。“认知沟”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数字鸿沟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软硬兼施”的治理抓手。未来可进一步追踪生成式 AI 迭代对“认知沟”的动态影响，探索跨文化场景下的干预有效性，以期在智能传播时代实现真正的数字文明共享。

（六）传播调适

传播调适（Communication Adaptation）指主流媒体在平台规则、用户需求与制度约束间采取的动态策略行为，以实现传播效力和政策价值双重目

① J.Maynez, S.Narayan, B.Bohnet, et al. On Faithfulness and Factuality in Abstractive Summar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0: 1906-1919.

② OpenAI Superalignment Team. Introducing Superalignment: Technical Plan and R&D Roadmap, <https://openai.com/research/superalignment>.

③ 《论数字不平等：理论框架与治理路径》，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0326/21/10134696_1。

④⑤ 杨雅、万芳、喻国明：《认知性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智能时代数字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3期。

标。传播调适是因应平台化社会主流媒体如何既让算法“听得懂”，又让受众“愿意看”，还能让政策“落得地”问题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将媒体视为“弹性组织体”，其日常实践可以抽象为在平台规则、用户需求与制度约束三重张力间的动态策略组合，其目标不是简单的流量最大化，而是旨在实现“传播效力—政策价值”双轮驱动。与既有媒体融合研究侧重宏观体制或微观内容不同，传播调适弥补了“组织如何灵活转身”这一缺失的齿轮。具体而言，这一调适行为可拆分为八种策略：一是内生性调适——媒体主动改造选题流程；二是外生性调适——依据平台热搜即时反向定制；三是显性调适——标题、标签的可视化改写；四是隐性调适——叙事立场与情感基调的悄然位移；五是情感型调适——用“共情故事”软化硬新闻；六是信息型调适——以数据可视化提升硬核内容的易读性；七是组织性调适——成立“平台作战室”跨部门协同；八是平台性调适——借用算法推荐节奏进行“错峰发布”。上述八种策略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在同一事件报道中叠加、嵌套，形成一套可复用的“回应机制模板”^①。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通常伴随陷阱，若仅做表面功夫，例如，有“爆款标题”却无深度沟通，就会滑向“指尖形式主义”。因此，判断调适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其是否服务于清晰的组织目标，并在结构张力中实现“价值锚定—表达创新—效果反馈”的闭环。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量化八维度策略的组合权重，为各级各类主流媒体提供可移植的“调适仪表盘”，让“有意义”的主流声音真正跑赢“有意思”的嘈杂信息。这一概念弥补了媒体融合理论在中观机制方面的不足，强调组织在复杂语境中的弹性适应与创新表达。质言之，传播调适是对主流媒体变革提出的重要概念，用以解释主流媒体在中观层面如何进行媒介变革，解决了宏观媒介改革与具体内容创新间缺乏中间层次的问题，八个调试维度为分析主流媒体如何提升传播能力提供了有力框架。

（七）具身 AI

具身 AI (Embodied AI) 强调人工智能需通

过物理身体与环境进行实时交互，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感知—行动闭环，其理论源自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反对将智能仅视为离身的符号运算，主张认知源于身体与环境的耦合互动^②。具身认知打破了传统认知科学中将大脑视为信息处理中心的看法，揭示了智能是分布在大脑、身体和环境间的多层次互动现象。具身 AI 的本质是把 AI 装进身体，而非关进屏幕。具身 AI 让机器人“长身体”，在真实世界摸爬滚打。例如，形成认知闭环：看到椅子→判断可坐→走过去→坐下，每一步都是感知—行动—再感知。又如，实现人机共舞：波士顿动力 Atlas 后空翻、特斯拉 Optimus 叠衣服，其实质都是“身体在思考”。由此，展望具身传播的新场景：未来在养老院，具身 AI 护工既能扶老人起身，又能用方言陪聊，完成情感传播。质言之，AI 不再只活在云端，其“肉身”进入人类的生活现场。

具身 AI 的目标是通过可穿戴设备或独立的物质存在，使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感知、理解和行动。具身 AI 通过感知、行动和再感知的持续循环可以构建稳定的认知模式。具身 AI 通过传感器（例如，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环境，识别物体及其可供性。在这一情况下，具身 AI 不是被动接受环境信息的接收器，而是能够与环境进行互动并实时调节（包括行走、抓取、躲避等）的认知主体。同时，具身 AI 能够将感知到的可供性转化为具体行动，从而执行任务。在复杂环境中，具身 AI 通过将任务分解为多个子任务逐步应对动态变化，每个子任务可根据感知反馈适时调整行为，避免一次性处理过多复杂信息。AI 系统通过不断执行小任务逐步达成整体目标，在实现清晰化管理的同时，完成复杂行为。由此，具身 AI 可加强与人的互动性。在与人类协作时，作为智能体的具身 AI 可以理解并利用环境的可供性，识别人类的手势、动作和姿态等，推断人类对环境的理解和意图，与人类更加自然、高效的互动，协同完成任务。这种交互将更加自然、直观，能够最大限度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为用户提供更加灵活、个性化的体验。AI 可在互动中更好地理解人的思维和逻辑。

① 喻国明、李钊、臧秀峰：《从“媒体融合”到“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传播调适的中观理论初探》，《新闻界》，2025年第7期。

② Francisco J. Varela, Thompson, et al.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辑（例如，什么是抓住），深入参与人类生活^①。

（八）有效加速主义与超级对齐

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主张全力推动技术创新并颠覆现有社会结构，其认为只有通过极致的技术加速才能突破人类发展瓶颈^②。与之相对，超级对齐（Superalignment）强调发展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可信 AI，通过对齐技术确保 AI 系统的行为在伦理和控制范围之内。2023 年，OpenAI 团队正式提出超级对齐，核心目标是解决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问题，确保未来超越人类智能的 AI 系统安全可控^③。

有效加速主义与超级对齐构成技术发展中“突破”与“可控”间的核心张力。有效加速主义代表硅谷部分科技精英对极致技术理性的追求，超级对齐反映了社会对技术伦理与人类主体性的深层忧虑。未来，人工智能治理需在鼓励创新与防控风险间寻求平衡，既不能因过度控制扼杀创造力，也不能任由技术失控威胁人类价值。因此，“韧性对齐”或将成为未来 AI 治理的核心逻辑，通过动态、多层次的伦理—技术耦合模型，实现智能与人类价值的协同进化。韧性对齐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提升系统或模型的韧性和适应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方法。

韧性通常被定义为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或内部变化时，保持关键功能、结构和特性的能力以及从这些扰动中快速恢复和重新组织的能力。韧性具有四个特征，即适应性（系统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结构）、鲁棒性（系统抵抗干扰的能力，即在面对干扰时仍能保持功能）、冗余性（系统具备额外的资源或能力，以备不时之需）、学习性（系统能够从经验中学习，改进未来的表现）^④。在 AI 大模型的发展过程中，韧性对齐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增强 AI 大模型的适应性与鲁棒性，可以提高模型在面对输入数据异常、模型参数扰动等情况下的性能。此外，韧性对齐有助于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使其在新的、未发生过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高的准确率和泛化能力^⑤。

上述八个关键词是人类面对深度 AI 化时代打开未来发展大门的八把钥匙：分布式认知→帮人类“外挂大脑”；空间智能→把世界变成可互动的场景；空间传播→研究人、机、地如何一起“玩”；大模型幻觉→提醒人类不要盲信 AI；数字不平等→把“提问权”当新基建；传播调适→让主流话语也能“网红出圈”；具身 AI→让 AI 真正“走进生活”；有效加速 vs 超级对齐→在技术“狂飙”中系好安全带。只有掌握上述八把钥匙，人类才能在智能传播的过程中既不掉队，也不翻车。

三、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学科重构与实践导航

（一）范式革新的双重维度

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传播正在引发传播学科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双重变革，推动传播学从传统线性模式向“社会操作系统”跃迁。这一范式革新既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播主体性（例如，分布式认知打破了主客体二元框架），又通过空间智能、具身 AI 等技术重构媒介的物质性与环境模拟功能，形成“传播主体—技术—环境”的拓扑学嬗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伦理框架（例如，静态伦理）被动态调适机制取代，传播学进入技术哲学与人文批判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二）核心概念的理论—实践映射

1. 分布式认知

分布式认知的理论价值在于重构认知主体性，将社交机器人等数字行动者纳入传播主体范畴，挑战传统人类中心论；其实践意义是通过人机协作优化信息处理效率，例如，智能新闻写作提升个体效能。

2. 空间智能与空间传播

空间智能的理论革新意义在于媒介从信息载体升维为环境模拟器；其实践价值在于产业赋能驱动智能驾驶等场景创新。

3. 空间传播范式

空间传播范式的理论革新意义在于整合了媒介

① 喻国明、李卓为、胡佳慧：《具身 AI：人机交融进程中的智能行动者》，《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

② Nick Land.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③ <https://www.douyin.com/video/7415379487119936803>.

④ 韧性理论的主要观点参见：https://cp.baidu.com/landing/tscp_doc/54f1bbca0bb8dde。

⑤ 《韧性对齐：复杂范式下 AI 大模型发展的价值逻辑》，<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5/0228/813113100700>。

的物质性、具身性分支；其实践价值在于推动效果评估转向行为轨迹分析。

4. 大模型幻觉与可信治理

大模型幻觉与可信治理定位于智能技术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示 AI 内容生产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张力。其治理方案通过算法透明度设计，指导可信 AI 的开发，例如，虚假信息识别系统。

5. 数字不平等的新维度

数字不平等的新维度的理论批判超越传统鸿沟理论，引入心理资本维度（例如，信息焦虑），其政策创新在于制定认知补偿型政策（诸如数字素养培训），缓解资源分配失衡。

6. 传播调适机制

传播调适机制的理论模型旨在构建主流媒体组织动态适应框架，响应技术迭代与社会需求，其作为转型工具提供了主流媒体融合策略（例如，人机协同内容生产流程）。

7. 具身 AI 的认知验证

具身 AI 的认知验证在理论上丰富了具身认知理论，强调智能体与环境交互的依赖性。同时，人机交互的升级融合增强了服务机器人的自然交互能力，能够应对复杂任务场景。

8. 有效加速主义与超级对齐的辩证

在伦理框架上确立了技术创新（有效加速）与风险防控（超级对齐）的辩证关系；在治理平衡上通过“技术—制度”耦合模型防范失控风险。

（三）学科坐标轴的重构逻辑

上述理论概念的核心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学理论体系在技术驱动下的本体论重构，即传播主体从人类扩展到人机混合体，社交机器人成为传播拓扑网络的关键节点；媒介本体从工具升维为环境，空间智能重塑社会关系网络。二是传播学理论体系对于不断变化的现实发展的动态适应及方法论革新，例如，传播调适模型旨在推动媒体机构建立弹性响应机制（例如，实时舆情反馈系统）；

传播学的行为轨迹分析取代了静态效果评估，更加契合空间传播的场景化特征。三是确立了人机共生的价值论锚点。超级对齐强调人本约束技术，通过伦理负载算法确保 AI 符合人类价值观；具身 AI 通过自然交互实现人机协作共生，例如，工业机器人解放生产力。

（四）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

在理论层面，其系统性解构了传统范式（例如，线性传播、静态伦理），推动传播学向“社会操作系统”跃迁；在实践层面，其既指导技术应用（例如，空间智能的场景开发），又提供风险治理方案（例如，超级对齐的伦理设计），还通过传播调适等概念弥合宏观政策与微观操作的断层。这些概念最终锚定智能时代传播研究的坐标轴——以技术驱动重构本体论、以动态适应革新方法论、以人机共生定义价值论，为学科与实践的双重进化提供导航。

上述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不仅解构了传统范式，而且通过“技术—伦理—社会”三元互动，为学科与实践提供双重导航（见表 1）。未来，要在有效加速与超级对齐的张力间寻求平衡，实现人机共生定义智能文明的终极价值——既解放人类创造力，又守护人性尊严。

四、人工智能：一场“人类能力系数化”的演化实验

（一）作为“能力系数”而非“替代者”的人工智能

如果把人类历史视为一条由技术杠杆不断抬升的能力曲线，那么，AI 并非曲线上的又一个“点”，而是对整条曲线斜率的再参数化。工业革命以来，汽车放大了速度，飞机缩短了空间，AI 爆发下的智能革命通过“认知外包+生成增强”的方式同步压缩创造力、预测力与试错成本，其本质是

表1 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概念、理论价值、实践意义汇总表

概念	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
分布式认知	重构认知主体性，打破人类中心论	提升个体效能，优化人机协作
空间智能	媒介本体从载体升维为环境模拟器	驱动产业场景创新（例如，智能驾驶）
空间传播范式	整合物质性、具身性分支	推动效果评估转向行为轨迹分析
大模型幻觉	揭示AI内容生产的内在矛盾	指导可信AI开发与虚假信息治理
数字不平等	批判鸿沟理论，引入心理资本维度	制定认知补偿型社会政策
传播调适	构建媒体组织动态适应模型	提供主流媒体转型策略工具包
具身AI	验证具身认知理论	增强人机交互自然性与任务复杂性应对
有效加速主义/超级对齐	确立技术伦理的辩证框架	平衡创新与可控性，防范失控风险

将人类智能的“边际产出弹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区间。换言之，AI 不是对人类智能的仿真，而是对其“维度”的乘性扩展：当算法在毫秒间遍历 10^{23} 量级的蛋白质构象时，人脑被解放并提出高阶假设，而非陷于穷举。这是人类智能在人工智能协同下的“大爆发”。

（二）AI 对科学发现的“二次抽象”

科学革命通常由新的表征体系触发，AI 正将“自然语言+微分方程”的传统科学表征升级为“高维张量+可微编程”的混合表征。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系统（例如，天气、等离子体、生态系统）被编码为可微分的数字孪生，使“数值实验”与“物理实验”等价。生命科学进入“可计算化”阶段：AlphaFold2 将蛋白质折叠问题转化为几何深度学习问题，误差小于 $1\text{\AA}$ ，相当于把 50 年的结构生物学知识压缩进 21 天的 GPU 训练。药物研发的“假设—验证”循环被折叠成“生成—筛选—优化”的端到端管线，时间尺度从十年级压缩到年级。

上述变化不是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科研范式的跃迁，即从“可证伪”走向“可生成”，从“解释世界”走向“先创造再解释”的世界。

（三）人类在面向深度 AI 化时代的四维能力坐标

当 AI 把工具门槛降至“口语即可调用”的水平时，人类实践中的稀缺性能够从“操作技能”转移到“元能力”。笔者提出四维坐标系，以度量人类个体与 AI 协同的深度。

第一性原理（F），意味着要穿透表面现象，直达问题的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即能否将现象还原为不可再约的物理或数学约束。第一性原理思维是通向真正创造力的门户，其让人类摆脱亦步亦趋的模仿，产生原创性洞见。

第二，批判性算法审计（C），即能否对 AI 输出的统计置信度、因果可识别性与伦理外部性进行递归审查；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辨别真伪，评估其结论的可靠性。

第三，形式化基底（M），其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体系，诸如数学、物理、逻辑等学科是构成理解世界的底层代码，提供评判智能操作“可证明安全”的下限。

第四，计算思维接口（P），用代码或符号系统把问题转译为机器可执行的形式。换言之，编程能力或计算思维是理解机器的语言、真正实现人机对

话的基础。

上述四种能力为人类提供平等的机遇。AI 将其使用权平等地向所有人敞开，几乎消除所有技术门槛，即使不会使用 AI 工具也可以直接对其说：“我对你很陌生，能请你一步步教我使用你吗？”AI 将以耐心且不带偏见的方式指导人类。AI 提高稳定的支持和资源让使用者在公平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这标志着一个真正的逻辑主动性越强，获取的自由和发展空间就越广阔的新纪元的到来。

概言之，个体与 AI 的协同效能可近似表示为： $E = F \times C \times M \times P$ 。任何一维趋零，整体效能即塌陷。人类思维的系统性把握以及问题解析中的结构性协同意识是未来人机协同的关键。

（四）技术平权与学习伦理

AI 的深度化发展将“技术特权”转化为“提问特权”。当农民使用自然语言调用多模态模型优化作物基因组时，他与顶尖实验室的研究者在算力与算法上处于同一数量级。这种“起跑线收敛”意味着在几乎所有以往被视为高不可攀的专业领域，或早或迟会发生泛众化参与的革命性改变——当人人都以专业化的语言和能力参与其事时，新的精英如何构建自身优势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其中，提问能力（从广度、深度到细粒度及其提问结构的适配性等）是重要的影响力构造能力之一。因此，对深度 AI 化的未来而言，人类面临三个重大改变。第一，教育的核心不再是“传授已知”，而是“训练提出不可被 AI 直接回答的问题”；第二，组织的竞争优势取决于“问题密度”而非“知识存量”；第三，公共政策要从“数字鸿沟”治理转向“提问能力鸿沟”治理——这种改变并非要求人类“弯道超车”，而是“换轨超车”。

人工智能不是外部变量，而是人类演化方程中的自催化项，其在放大创造力与风险、压缩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压缩了不平等再生产的时间常数。把握这一拐点，要将 AI 纳入“人类能力系数”框架，以四维能力坐标重构教育、科研与社会治理。未来属于能够在高维表征中持续提出新问题的个体与组织——因为答案已被 AI 部分承包，问题才是新的稀缺资源。

参考文献：

- [1] Roger Zelazny. Lord of Light [M].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 [2] Nick Land.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M//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3]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4]James J.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 [5]Edwin Hutchins. *Cognition in the Wild*[M]. New York: The MIT Press, 1995.
- [6]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1996.
- [7]Jikke van Dijk.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M]. California: SAGE Publishing, 2006.
- [8]Andy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9]Luciano Floridi. *The Ethics of Inform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0]Axel Bruns. *Produsage: Towards a Broader Framework for User-Led Content Creation*[J]. *Proceedings Creativity & Cognition*, Washington, DC. June, 2007.
- [11]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责任编辑: 李 蕾]

[责任校对: 潘静静]